



做官与做人，皆有渊源

1

有一个始终困扰着人类的问题：某人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到底有多少因素源自出身，又有多少取决于自身？

不同的人大抵会得出不同的答案。

具体到像苏东坡这样的天才，我们更渴望知道：他出类拔萃的才华和智慧，他无拘无束的天性和幽默感，他活力四射仿佛永无止境的创造力……究竟来自哪里？

翻阅各种资料，我们能确切查考到的苏氏家族的先祖，名叫苏味道。

在群星璀璨的唐朝诗人中间，苏味道算不上后世

尽人皆知的著名人物。好在，他虽然没能留下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”之类的千古名句，却发明了“模棱两可”这个重要的成语——按《旧唐书》里的说法，苏味道对为官之道作出了一番总结：凡事都不要搞得过于清楚明白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一旦决策失误，必会遭到追究和指责。所以，诸事都不妨模棱两可，让谁也抓不到任何把柄。苏味道严格践行这条做官守则，



《苏轼回翰林院图》（明）张路 作

一生官运亨通，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跻身宰相高位。当然了，还在当世享有一个“苏模棱”的美名。

苏味道有四个儿子，其中三个儿子都“子承父业”做了官，只有二儿子苏份无意仕进。苏味道死后，归葬祖籍赵郡栾城。而苏份则在眉州（今四川省眉山市）定居下来，成为眉山苏氏的始祖。

苏份有一个八世孙名叫苏杲。苏杲在世之时，适逢大宋帝国平定西蜀，西蜀原来的官吏，纷纷迁往汴京任职，临行前急于变卖房地产业。有能力收购的人乘机低价买进，不少人因此发家致富。但是苏杲对此无动于衷。面对别人的质询，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：“我怕牵累我的儿子。”——这句话，大约只有他的儿子明白吧。

终其一生，苏杲只拥有不到二顷的田产，却热衷于帮助别人。同族中有一个叫苏玩的，因官司下狱。苏玩担心自己生还无望，请苏杲帮忙打听官府判案的进展，如果要判死刑，就提前给他消息，以便自行了断。他还嘱托苏杲在自己死后，照顾他的孀妻遗孤。后来苏玩获释出狱，对苏杲说：“我不是没有兄弟，

但能托付生死大事的，只有你。”

苏杲共有九个孩子，但活到成年的，只有排行第七的苏序一人。

宋太宗淳化五年（994年），苏杲去世，正值李顺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打眉州，城里人心惶惶，唯有相顾哭泣。时年22岁的苏序却泰然自若，仍旧按照常礼为父亲操办丧事，还安慰忧心忡忡的母亲说，朝廷不会坐视不管的，生活很快就会回归常态。

2

苏序从小顽皮好动，不喜读书，对书本只略知大意而已。到年老之时，却突然喜欢上作诗，当然，他作的诗都比较通俗。苏序有三个儿子：苏澹、苏涣、苏洵。小儿子苏洵后来也生了三个儿子，长子幼年夭折，次子苏轼和幼子苏辙则顺利长大成人。

据苏东坡自己说，他的弟弟苏辙长相和性情都像父亲，而他自己呢，有点“隔代遗传”的意思，更像他的祖父苏序。

年轻时的苏序高大英俊，天性豪爽快乐。他扩大了父亲留下的田产，生活得无忧无虑。虽然只是一介农夫，但似乎比乡人多一些见识，不像别的农家那样囤积粮米，他把米换成带壳的谷子大量储存，家中的大仓房里都装满了，足有三四千石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只当是他我行我素，不拘一格。后来，天灾造成严重的饥荒，苏序开始开仓放粮，救济了苏氏家族和妻子的娘家人，连同佃户和村里的穷人。

闲来无事，他喜欢和朋友们带着酒肉四处游逛，累了就在草地上席地而坐，喝酒，说笑——根本就不是一副老实拘谨的农民形象。

有一天他正喝得兴起，手里拿着一大块牛肉边喝边啃，大喜讯来了：他的次子，也就是苏东坡的二伯父苏涣，考中了进士。

做儿子的当然知道父亲的行事风格，特意派人送来了告示、官帽、官袍和笏。老头儿接过告示，高声念给大家听，随后把手里的牛肉和告示一股脑儿塞进装着官帽官袍的包袱里，让同村的一个少年扛着，自

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一个程姓人家的儿子。这个程家，就是苏东坡母亲的娘家。但程氏家族属于贵族阶层，家风雍容沉稳，眼见亲家如此不成体统，感到有辱斯文。

但苏东坡喜欢自己的祖父。在苏东坡 12 岁的那一年，老人去世了。而我们知道，一个人一生中所受



苏轼书法《赤壁赋》局部

到的最重要的影响，到十几岁就已经基本完成。从苏东坡成年后的身影中，我们可以隐约窥见老祖父苏序当年的模样。

和祖父一样，苏东坡对土地和粮食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和偏爱。他的诗词中，不止一次地出现“米似珠”之类的比喻，他赞美粮食和土地，像一个真正的农人那样，满怀自然而朴素的深情。



苏序的个性如此疏放，即便小儿子苏洵不喜读书，他也不勉强。直到苏涣考中进士，乡邻引以为荣，“蜀人荣之，意始大变”。而作为弟弟的苏洵，自然也深受触动，开始发愤读书，着意仕进。他推崇先秦两汉的古文，认为作文之要务在于内容丰满、情感真实，对玩弄文字游戏的华辞丽藻颇为鄙夷。大约也懊悔自己浪费了读书的大好年华，苏洵对两个儿子在学业上的督促甚是严厉。他的苦心没有白费，不仅教导出两个文豪儿子，自己也荣登北宋著名作家的行

列，父子三人合称“三苏”，分别是老苏、大苏、小苏。在“唐宋八大家”中，这父子三人就占据了三个席位。

前面说到苏东坡母亲程氏的娘家为当地的大族，很是富有。而相形之下，苏家的家境就平常多了。嫁到苏家后，有人对程夫人说，既然她的娘家那么有钱，何不拿一些钱来贴补夫家的家用。程夫人回答说，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如果她那样做，夫家却会因此蒙羞。

程夫人说到做到，决意自力更生。她租了一个店面做绸缎生意，一家人倒也生活富足。这一天，店里的丫鬟正在熨烫丝绸，突然脚下地面塌陷，露出一个坑洞。洞里有一只封口的瓮。众人都兴奋起来，纷纷猜测瓮中有金银或宝物。但程夫人止住众人，命令将坑洞重新填埋起来。她说，就算瓮中有珍稀宝物，但这些东西原非自家所有，非分之财，断断不可取用。

程夫人也常为两个儿子指点功课，一日读到《汉书·范滂传》。范滂是东汉名臣，曾经受命前往冀州

视察灾情，查办贪官污吏，铁面无私。后来宦官弄权，兴起“党锢之祸”，汝南郡的督邮奉命到征羌捉拿范滂。到了征羌的驿舍，督邮关上房门，抱着诏书伏案痛哭。消息传到范滂这里。范滂说，他知道督邮是因为不愿意抓自己而哭，遂到县衙投案自首。县令郭揖想要交了官印，陪范滂一起逃走，范滂拒绝了。郭揖无奈，只得将范滂收监，派人通知范滂的家人前来见面。范滂安慰母亲说，他死后，还有弟弟会奉养母亲，请她不要过于悲伤。范母回答说，一个人既想拥有清白高贵的声名，又想同时享有长寿富贵，二者如何能够兼得？

读到此处，10岁的苏东坡对母亲说，如果将来他也要做一个像范滂那样的人，母亲会不会同意？

程夫人正色道：如果你可以做范滂，为何我就不能像范滂的母亲那样呢？

后来苏东坡在凤翔为官，某日天降大雪，他发现住所前边的一株大柳树下，有一块一尺见方的地面，竟然没有一丝积雪。到了天晴之后，那一块地面又古怪地隆起了几寸高。苏东坡突发奇想：莫非有古人

在此埋藏了什么仙丹妙药？他打算叫人挖开来看个究竟。但他的夫人王弗说，如果母亲大人还在世，一定不会这样做的。苏东坡一听，顿感羞愧，打消了挖掘的念头。

有母如是，有妻如此，一个男人萌生贪心的几率，不知会下降多少个百分点？



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夏历十二月十九日，换算成现代的公元历，是1037年1月8日——没错，他是多磨难、善忍耐、最容易出哲学家和伟人的摩羯座男生，生肖属鼠。

别以为只有今天的摩登一族才通晓星座。早在九百多年前，苏东坡看到另一位文学大家韩愈老师的诗句“我生之辰，月宿南斗”，马上明白韩老师和自己一样，都是摩羯座，顿时心生同病相怜之感：“而仆亦摩羯为命，平生多得谤誉，殆是同病也。”

好奇心起，我查了一下他的星盘。果然，他是太

阳摩羯，月亮处女，上升和水星都落在射手，金星火星又都落在双鱼。

简单点说吧，太阳星座代表人的外在，月亮则代表人的内心。上升星座相当于一个人的面具，水星掌管口才，金星和火星决定了这个人的艺术倾向和身体能量。

所以，苏东坡整个人表现出外向的活跃和快乐，恰好掩饰了他内在的理性和沉郁。

多少有些可惜，尽管苏东坡远比他的先祖苏味道才华横溢，但对老祖宗“模棱两可”的为官之道却未能心领神会、全面继承。恰恰相反，他心直口快，最不擅长的就是含糊其辞，首鼠两端。他一生动荡漂泊，大起大落，显达时位极人臣，落魄时身陷囹圄，一度甚至到了性命难保的地步。但自始至终，他都像他的曾祖父苏杲和祖父苏序那样，慷慨好施，急人所难，对财富毫不挂怀。他认为一个人就应该过得富足快乐，但绝不可挥霍浪费，暴殄天物。

怀抱着这样的信念，他在自己六十多年的生命中，活得那样地洒脱快乐，活得那样地精彩坦然。



“苏贤良”是怎样诞生的

1

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十一月，苏东坡得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（今陕西凤翔）判官。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，属正八品；签书判官则是州府幕职，掌管文书，佐助州官。也就是说，苏东坡是以京官的身份，充州签判。
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在这一年，苏东坡和弟弟苏辙一起，参加了朝廷旨在选拔各类务实人才的制科考试。

制科又称制举，应试者不仅需要两位大臣荐举，还需要通过阁试、秘阁试六论和御试三个程序。其中以秘阁试六论为最难，因其出题范围极广，以九经、兼经、正史为主，旁及武经七书、《国语》及诸子；

而且正文之外，群经亦兼取注疏。这不仅要求应试者知识面极其广泛，对这些知识均能烂熟于胸，同时还要做到文理俱佳。考试成绩分为五等，一、二等为虚设，三等为上，四等以上方能取中。

正因其难度太大，两宋三百多年间，总共才举行制科御试二十二次，入等者不过四十余人而已。

此次制科考试，苏东坡参加的是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”科，并一举拔得头筹，入第三等。弟弟苏辙入第四等。而在此之前，宋代制科入第三等者，仅吴育一人。

读了苏氏二兄弟的制科进策，仁宗皇帝回到后宫，喜形于色：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！”

按照仁宗朝的规定，制科入第三等者，同进士第一，“除大理评事，签书两使幕职官”，大约相当于今天经过考试，直接升入正科级。而此前一年兄弟二人丁忧期满后，回京后分别得授的河南府福昌县、浍池县主簿，均为九品官。虽然就制科考试的难度论，这样的收获有点儿不成比例，但仁宗皇帝的评价如此之高，在声名上的提升效果，要远大于实际收益。

蘓文忠公



A portrait of Su Shi, a Chinese scholar and poet. He is depicted from the chest up, wearing a black official's cap and a white robe. He has a long, thin beard and mustache, and his eyes are closed or looking down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, textured yellow.

经济观点，主要包括缴赋、均户口、劝农桑、减开支和免杂税五大项。他认为朝廷应该“节用以廉取”，通过裁减冗兵以节约军费开支；通过裁减冗官冗吏以节约财政开支；同时还要约束皇室奢侈豪华排场的开支。而政府一方面要自己“节用”，另一方面也要对百姓“廉取”，减免各种苛捐杂税。

苏轼，据明刊本《古先君臣图鉴》

包括“禁关、征市、租盐铁、榷酒、谋茶”等一应税目，避免“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”——用今天的话说，可以概括为“六字方针”：开源、节流、减税。

文章写得文采斐然固然不易，文采斐然而又能兼具远见卓识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但是真正的考验是如何在现实中也能做到言行如一、践行不悖。



这年十二月十四日，临近岁尾，苏东坡到达凤翔任上。

凤翔古称雍州，因传说“凤凰鸣于岐、翔于雍”而得名。作为北宋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，当时的凤翔与西夏接壤，距京都开封府一千余里。自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到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，西夏连年入侵，烧杀劫掠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可怜大宋帝国自开国始就重文抑武，此时只有委曲求全的份儿。庆历四年，北宋与西夏达成和议，以每年向西夏输送大量白银和绢帛的代价，换来了短暂的和平安宁。

其实早在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苏东坡进京赶考途中，就曾经路过凤翔。当时他本欲投宿于官府驿站，没承想驿舍破烂不堪，根本无法住人。如今时隔五年，他发现驿站已被修葺一新。一打听，原来是知府宋选初到凤翔，即亲自关照整修驿舍。这当然只是一桩小事，却令初入仕途的苏东坡颇为震动。他写了一篇《凤鸣驿记》，感慨“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，尝衣锦者难于衣布，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，此天下之通患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所贵乎岂弟者，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，安而乐，乐而喜从事欤？”他认为天下人的通病在于，一旦经历富贵便不能安于贫贱，曾经做过大事的人，也就不屑于去做小事。而《诗经·大雅》中说，君子之德行深长而广大者，才有资格成为百姓的父母官。身为官员，只有肯从小事做起，才能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。

在凤翔任上，苏东坡除了“签书一局，兼掌五曹文书”外，还要负责“编木筏竹，东下河渭”，供应京都所用木材以及集运粮米、刍秣供给西部边防两大要务，当时，这两项事务均由服衙前役的百姓来义务

完成。政府“虽有优轻酬奖之名，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”。

凤翔府负责的衙前役，主要是砍伐终南山的竹木，编成木筏，“自渭入河，经砥柱之险”，运到汴京。从渭河到黄河，需经三门峡砥柱，那里势险水激，每年葬身鱼腹者不计其数。而按照规定，在运送途中如有官物遗失，就要由服役者自行赔偿，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。而无力赔偿者则被投入牢狱。走投无路之下，有的百姓干脆远走他乡，甚至沦为盗匪。

到任之后，按照当时的官场惯例，苏东坡给宰相韩琦写了一封《凤翔到任谢执政启》，特意提到了这种情况，说此役“破荡民业，忽如春冰”，对百姓家业的破坏力犹如春水裂冰，希望朝廷高层能够重视此事，并寻求解决之道。

至于他自己，则遍访老吏，了解到运送木筏之害原本不至于如此严重。如果能赶在黄河与渭河尚未涨水之前，由服役者考察水情，自行决定发运时间，途中可能造成的损失便可大为减少。但官吏们高高在上，任意指定运送时间，每每是在两河涨水期下令运